

新中學文學
四書章句集注
大學中庸
朱熹注

商務印書館發行

新
155-1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寔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

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章句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

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恒爲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止者，必至於是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至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知止而后有定，定而

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

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

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

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治平聲。後放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一

於善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無不盡也。格。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治去聲。後放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新民之事也。

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壹是。一切也。正心以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

凡二百五字。

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

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

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雖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執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大讀作泰。諟。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

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爲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峻。書作俊。○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皆自明也。皆

言自明己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

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調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詩曰。周雖舊

邦。其命惟新。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

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繹詩作錄。○詩。小雅綏靈之篇。繹靈。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

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

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於緝之於音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

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

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漢於六反。彙詩作繹。猗叶韻音阿。僩下版反。喧詩作

嘒。嘒詩作諼。他況晚反。恂郎氏讀作曉。○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與也。斐。文貌。切以刀解。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鏤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

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宜著盛大之貌。引

證。忘也。道。實也。學。謂講習討論之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畏也。儀。可象也。引

詩而釋之。以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

之由。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

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洛。○詩。周頌。文之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

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此兩節。咏歎淫佚。其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長服民之心志。故殷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閒嘗竊取程

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

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字皆去聲。謙，讀爲慊。苦勑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爲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閒音閑。厭，鄭氏讀爲壓。○閒居，獨處也。厭然，滑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爲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爲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曾

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掩如此。可畏之甚也。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胖，步丹反。○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粉反。懣，勸值反。好樂，並去聲。○忿懣，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此謂脩身在正其心。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

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辟讀爲辟。惡而之。惡教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衆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音彥。碩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爲害。而衆之

所以不齊也。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弟去聲。長上聲。○身慈。所以脩身而教於衆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

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

一家讓。一國興讓。

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音僨。

實。○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

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

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

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知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詩云。桃之夭夭。其葉

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天平聲。葉音臻。○詩。周南桃夭之篇。天天。少好貌。蓁蓁。美盛

貌。與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蓁蓁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鵲巢篇。忒。差也。此

謂治國在齊其家。

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

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

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

所惡於

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

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惡先並去聲。○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

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

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爲己心。則是愛民如

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

辟則爲天下僂矣。

節讀爲載。辟讀爲僻。僂與戮同。○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僻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聚烜而好惡殤

於一己之禍。則身就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

國。失衆則失國。

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

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聚烜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

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德。卽所謂明德。有土。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有德者本也。

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書。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聚烜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

矣。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

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聚烜與不能者之得失也。康誥曰。

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

楚書曰。楚

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

續音冒。○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尙。庶幾也。媚。忌也。達。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

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迸讀爲屏。古字通用。○迸。猶逐也。言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

也。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氏云。

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擊。○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

性。菑必逮夫身。

菑古災字。夫音扶。○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遯節南山之意。

是

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